

湖头条

过生日

陈廷森

生日是人生的一个重要纪念日,只要人活着,年年都会过生日。过生日既是对父母生育之恩的怀念,也是对自我生命年轮的印记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过生日也是人一生中、一年之中的一件大事。在我们豫南过生日习俗多种多样,年龄大的,农村出生的人一般都过农历生日;年龄小的、城市出生的大都过阳历生日;家庭条件好,喜欢热闹的庆生会办得喜庆隆重;家庭困难、不喜欢张扬的庆生就会办得简单低调,甚至逃避过生日;一般情况下,小孩子的周岁、三岁、七岁、十二岁生日办得喜庆,老人们的六十、七十、八十、九十整数生日办得隆重,其他年龄的生日过或不过比较随意,而像男三十、女四十,或是赶上了七十三、八十四这样的犯克之年就要逃生了。正所谓,生日人人过,过法各不同。

我出生在豫南农村,自从母亲把我带到人世间的,每年的农历九月十六就成了我的生日。小时候特别盼望过生日,20世纪六七十年代豫南农村很贫穷,小孩过生日不会办生日筵,更没有蛋糕吃,但我小时候过生日那天早上,妈妈会在煮稀饭的锅里煮上两个鸡蛋,煮熟后染成红颜色送给我作为过生日的礼物,嘱咐我过一生长一岁,男子汉要快长大早立志。我把红鸡蛋拿在手里舍不得吃,在姊妹们面前显摆,馋得他们流口水,那一刻觉得自己是父母的宝贝,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显摆的后果很严重,红鸡蛋在妈妈的鼓动和姊妹们的诱哄下被分食;我吃一个,另

一个姊妹们分享。这也成了我家姊妹们过生日的庆生模式。

我们家姊妹五人中我居中,上面有两个姐姐下面有一个妹妹一个弟弟。兄弟姊妹中我和二姐感情最深,我们俩相差三四岁,从小就是二姐带着我呵护我长大。二姐很聪慧,记忆力超强,那时候上学没有课本,一个学生一本《毛主席语录》,她能背下很多条,比赛总拿第一,要是赶上现在的好时代,凭二姐的聪明和努力,一定能考上一所名牌大学。但家里贫穷,我二姐命苦,大姐早早出嫁之后,二姐小学没有毕业就辍学回家帮父母干活挣工分了。记得我十二岁那年到公社上了初中,妈妈早就对我说,等过十二岁生日好好庆祝一下,给我做肥肉吃。那一年我盼望过生日的心情尤为迫切,但希望最终落空了,就在生日前几天,二姐突发心肌梗,开始在公社医院治疗,医院的医疗技术条件很差,耽误了医治,等转到县医院时二姐已经病危了。为了给二姐治病,家里所有值钱的、能变卖的都卖了凑钱,还向亲友四邻借了不少债,等到我过生日时妈妈实在无法兑现诺言,连生日红鸡蛋也只给了我一个。鸡蛋一直舍不得吃,总想着等到星期天去县医院探望二姐把鸡蛋给她吃,让她补补身子早日康复。可还没有等到我去探视噩耗就传来了,再见到二姐时,已是爸爸用架子车从县医院拉回的遗体,我揭开覆盖在二姐身上的床单,看到的不再是她过去秀丽的笑脸,而是一张被病痛扭曲的

面容。我抱着二姐遗体放声痛哭,把一直没舍得吃的红鸡蛋放在他僵硬的手上……二姐的安葬也很凄凉,两块门板,一抔黄土,我的生日鸡蛋是她唯一的陪葬品,更让我伤心的是按豫南农村风俗,女性没成年死后不能进家族墓地,二姐只能安葬在远离村庄的北岗孤坟地里。此后每年给二姐送灯扫墓,想到她凄凉的下葬情景,想到送她的生日红鸡蛋,都令我潸然泪下,伤感不已。这也是我此后再也不喜欢过生日的一个心结。

这几年退休之后,在家人和亲友的操办之下,又开始过起了生日。茶酒之余,心情舒畅,就想写点东西记述。

今年过生日恰好与外甥女琪琪要过的阳历生日同一天,祖孙相差一甲子同日庆生,全家都非常高兴,于是决定在家里办筵庆祝,住在信阳的几家亲友也都过来庆生,为照顾琪琪上幼儿园、想来庆生的上班族能放开喝酒,生日筵安排在晚上举办。席开之时,家人给我和琪琪戴上生日花冠,我俩一起吹灭蜡烛,大家分享生日蛋糕,其乐融融!

九月菊正黄,金凤送清爽。祖孙同庆生,合家办筵忙。晨起享寿面,晚来蛋糕香。举杯邀亲朋,开怀饮欢畅。生日话人生,人生路漫长。愿作日日新,风景在路上。诚信传家风,诗书馨子良。人世有更替,后浪推前浪。

客人散去,余兴未消,是以作文记之。

记忆深处

“叨鸡”往事

张新翔

“叨鸡”,又叫“斗鸡”,没有固定的学名。“叨鸡”者,也不是用鸡游戏,而是两人相对,架起一只腿来,作战斗状,卜集的话就叫“叨鸡”。

人生单纯中,卜集中学数第一;简单快乐中,课间“叨鸡”在首位。下课铃响,讲台前,课室后,门口空地上,到处都是战场。

架起一只腿,变成进攻的武器,一只脚着地,蹦蹦跳跳中,前进后退,左闪右躲,辗转腾挪:向上攻,可以把腿别在对手腿部的下面,用力向上一挑,对手被高高挑起,他或许平稳落地,或许被挑翻地上;向下攻,则把腿压在别人的腿上,利用体重使劲儿下压,如果对手力有不支,则会被压垮在地上;反之,对手如果可以支撑,他就会变被动为主动,把自己被下压的腿转换成向上挑起的攻击招式,此等情势之下,胜负就难说了。

卜集中学的同届同学中,我认为“叨鸡”最厉害的应该是胡建才。他腿粗,下盘稳定性好;臀部肌肉紧实,体重占优,再加上他进攻速度很快,一边冲撞,一边嘻嘻嘻嘻,涨红着脸,真像一只正在战斗着的公鸡,多数同学都沦为他手下败将。

我很瘦弱,更不是他的对手:我刚刚搭好架势,就被他抄了下手,他用他壮实的腿,把我高高挑起,再一发力,我就飘飘地飞了出去,然后重重落地,惹来周围一通狂笑。此刻,作为胜利者的胡建才赶紧上前,把我拉了起来,拍拍我屁股上的尘土,既展现了赢家的“费厄泼赖”,又可再一次收获周围高分贝的“嗷”“嗷”声。

有一次,我被顶飞出去时,左手支撑着地,觉得手腕有些麻木。一节课后,手腕红肿,根据当时的知识知道这是手腕“阻气”了。下午回校上学的路上,我到塘埂大队医疗室,向里面的医生求助,其中一个瘦高个、大长脸的医生拿出银针,在我手腕处扎了三针。然后,长脸的医生又活动活动我的手腕,说没事了,可以走了。神奇的是,我走出医疗室,还没有走到大路,痛感明显减轻。一个下午过去后,这只手就已经活动自如了,战斗力又一次满血复活。

其实,“叨鸡”的游戏中我最喜欢的是那种乱战:下课后,男同学纷纷跑到教室门口的空地上,个个架起腿,不分对象,不分彼此,没有合作,也没有战队,你叨我,我叨你,逮住谁叨谁。因为叨在人堆里,前边要防患腿上被叨,后边还要提防偷袭屁股的人,如此左突右防,只消一会儿,头上便有汗珠沁出。坚持不了的,还可自行放下架子,站在人群中看别人游戏。更超脱的,只需站在圈外看热闹即可。“叨鸡”,强健体魄、放松心情,确为那时广受欢迎的课外活动方式。

少年的快乐都很简单,少年有痛都很短暂。回味那些往事,是我们这些有了年岁的人保有幸福的一种方式。也许在某些人的眼中,“叨鸡”是一种不那么雅致的活动,但它跟我们溜墙根、“挤油”、晒太阳一样,正是那个年龄段的男孩子们妙不可言的交流。

闲情拾趣

鸡公山避暑,值得拥有

董余兰

最近几年,每年夏天都会去鸡公山小住一下,避暑纳凉,乐此不疲。

作为信阳本地人,真心推荐到鸡公山游玩,一定要在山上至少住上一晚,“四大避暑胜地”真的不是徒有虚名。

暑热难耐,趁着周末,又约了几个朋友去鸡公山。我们下午出发,市内如蒸笼一般,傍晚开车到山上,竟清凉无比。到南街安顿好住的地方,开始出门游玩。太阳西斜,阳光穿过浓密的树林,摇曳的树影投在凹凸不平的大理石路面上,斑斑驳驳,古朴动人。风凉丝丝的,带着植物的清香。

因为是避暑的季节,所以山上人很多。大部分都操着外地口音,湖北和郑州的居多。山上的宾馆、酒店和民宿生意都很火爆,有短租的客人,也有长租的。

从南街转到北街,虽然到处都是商业气息,但是时不时出现的老邮局,老商行,依稀可见昔日鸡公山的繁华和热闹。

穿过北街来到星湖边,高大的坝堤横亘在两山之间。湖水幽蓝,水波粼粼,深不可测。湖边凉风习习,跟山下的燥热比起来,仿佛两个世界。星湖坝堤的一边就是进山检票口——

宝剑山口,传说,明末起义将军张献忠兵败鸡公山把随身宝剑插入此处,发誓不报此仇不取此剑,数年后,此剑冲天而出,此地得名宝剑山。

沿着星湖北上,穿过停车场去看颐庐。颐庐,是鸡公山的标志性建筑之一,也叫“志气楼”。据记载,是当年靳云鹏强行在鸡公山修建的一座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建筑,而且是重金聘请京城一位曾经留洋的建筑师主持设计的,独树一帜,压倒各国建筑,长了中国人的志气,所以“颐庐”又被称作“志气楼”。

晚上,南街灯火辉煌,各个餐馆门口都坐满了食客,吹着凉丝丝的山风,来一份南湾鱼、炒个焖罐肉、再上两份山野菜,喝着冰镇鸡公山啤酒,聊聊人生的酸甜苦辣,所有的烦恼都消散了。

吃过晚饭再出去转一圈,看看夜幕下的鸡公山。

南街上去,来到月湖边,湖水深邃,月亮倒映在月湖里,水天相映。穿过月湖,到万国演艺中心,有时候会有演出,人声鼎沸,热闹非凡。

趁着夜色去爬鸡公头。山里的月亮格外明亮,星星也璀璨夺目,抬头就可以看见银河,北斗七星正好

在鸡公头的上方,呈现出书上写的勺子状。举起手机,完美地拍下了北斗七星和鸡公头的轮廓。发个朋友圈,获得一大片点赞。

早上五点起床,再到鸡公头看日出,又是另一番壮阔景象。如果恰逢雨后天晴,还可以看见起伏流动的云海,站在鸡公头上,真是腾云驾雾一般,“云中鸡公山”也是名不虚传。

回南街,经过姊妹楼、红娘寨等。鸡公山上的每一栋建筑背后都有一段动人的历史故事。

吃罢早餐,去中正防空洞转转,看看蒋介石和宋美龄曾经住过的别墅,感叹“万里长城今犹在,不见当年秦始皇。”在历史的长河中,我们都是匆匆的过客,多少英雄豪杰,都淹没在历史长河之中。

鸡公山上的建筑很多,我们所到之处不过是它的五分之一,故事也很多,适合慢节奏的游玩。如果你在鸡公山上住一个星期,一定会更加了解鸡公山,而且,一到夏天你都会再想去那里住上几天,贪恋那里的凉爽舒适。

前不久,鸡公山成功晋升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,算是实至名归了,带上家人朋友到鸡公山避暑小住,真的很值得。